

回憶錄

錢昌照  
著

一度为蒋介石的谋士，曾因年纪轻被人戏称为“白袍小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社会学家陶孟和是其连襟，宋美龄私人秘书钱用和是其堂姐。与宋子文过从甚密，与陈布雷互为知友，与徐悲鸿因同嗜而结谊，与李济深忘年而交，与蔡元培、张伯苓私交甚笃……风云际会，洋洋洒洒地勾出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时代的气质。

# 錢昌照回憶錄



東方出版社

回憶錄

# 錢昌照回憶錄

錢昌照 著



東方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昌照回忆录/钱昌照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民国名人回忆录)

ISBN 978-7-5060-4184-3

I. ①钱… II. ①钱… III. ①钱昌照 (1899~1988)—回忆录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57894 号

---

钱昌照回忆录

QIAN CHANGZHAO HUIYI LU

钱昌照 著

---

责任编辑: 刘丽华

特约编辑: 张莉娟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邮购电话: (010) 65250042 65258589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彩插: 12 页

字 数: 267 千字

ISBN: 978-7-5060-4184-3

定 价: 38.00 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b>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b> .....	1
第一节 我的家庭 .....	1
第二节 幼 年 .....	4
第三节 中学时期 .....	5
第四节 出国留学 .....	9
第五节 赴美、日考察 .....	15
第六节 留学归国 .....	17
<b>第二章 在外交部的短暂工作</b> .....	21
第一节 宁 案 .....	21
第二节 济 案 .....	22
<b>第三章 任国民政府秘书</b> .....	24
<b>第四章 教育界的周旋</b> .....	29
<b>第五章 投身工业建设</b> .....	32
第一节 国防设计委员会 .....	32



第二节	抗战以前的资源委员会 .....	42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资源委员会 .....	50
第四节	抗战胜利后的资源委员会 .....	67

## 第六章 几件大事 .....

第一节	币制改革的经过 .....	87
第二节	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 .....	89
第三节	苏联之行 .....	93
第四节	美加借款 .....	96

## 第七章 离开资源委员会以后 .....

第一节	出路何在 .....	97
第二节	出国考察 .....	99

## 第八章 返回祖国 .....

## 第九章 新的工作 .....

第一节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和计划局 .....	104
第二节	在全国政协财经组 .....	106
第三节	任第一至四届人大代表 .....	106
第四节	新时期的工作 .....	108

## 第十章 我所结识的几个显要人物 .....

## 附录一 .....

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始末 .....	161
告本会附属机关主持人员书 .....	167
钱前委员长致本会及附属机关同仁代电 .....	175

两年半创办重工业之经过及感想 .....	176
重工业建设的几点意见 .....	182
重工业建设之现在及将来 .....	184
山东省地方国营工业存在的问题 .....	191
谈谈山东省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	194
华北平原土地盐碱化问题 .....	198
三门峡工程和黄河下游的防洪灌溉问题 .....	201
海南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考察报告 .....	211
海南岛建省后以“开放促开发”的大好形势已经来到 .....	222
海南岛一年多来各方面工作进展的情况 .....	227
接管台湾重要工矿企业忆往 .....	230
接待外调同志的小结 .....	232
团结一致，乘胜前进 .....	234

<b>附录二</b> .....	<b>240</b>
哭 母 .....	240
挽鲁迅 .....	240
挽张骞 .....	240
挽金岳霖 .....	241
致邓颖超 .....	241
悼念郁达夫兄 .....	242
悼陈毅副总理（两首） .....	242
悼文白先生 .....	243
悼仲揆兄 .....	244
悼奚若兄 .....	244
寿廖夫人 .....	245
题柳亚老诗集 .....	246
士湘支内前夕 .....	246



月下自歌 .....	247
端午节吊屈原 .....	247
百字令·端阳 .....	248
致友人书 .....	249
<b>附录三</b> .....	<b>253</b>
怀念我最亲爱的爷爷 钱向红 .....	253
钱昌照生平大事记 钱士湘 .....	256
<b>编后记</b> .....	<b>267</b>



#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 第一节 我的家庭

我 1899 年 11 月 2 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鹿苑镇。鹿苑镇由一个十字形的街道组成，东街较短。我家住西街口外，距离常熟县城约 30 华里。

常熟一称虞山，又名琴川，风景优美，有东湖和西湖。这里读书的多，在清朝，有功名的人也多，仅次于苏州，出过六个状元。从鹿苑镇到县城有水路相通，进城常坐自家的船，30 华里的水程，却要花不少时间。

我的先人，曾祖父一辈，武人居多。书斋里有这样一副对联：“韬略一门，五登蕊榜；簪纓四世，六宴琼林。”说明这是个世代相传的官绅之家。

我出生的时候，正值国家由积弱而濒于危亡之际。清廷腐败，列强欺凌。我家与清末的一位著名人物翁同龢家是世交，来往较密。翁同龢被遣返原籍后，我父亲常到虞山鹤鸣峰去探望他。通过翁同龢的关系，我父亲得以和南通张謇结交，张是翁的得意门生。19 世纪末，一般志士仁人对国事日非，无不痛心疾首。翁同龢当时思想比较进步。戊戌政变失败，翁因曾保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遭到慈禧





嫉恨，被遣回原籍，并由常熟县令监视其行动。

我父名荃琛，字召诵，入学以后即放弃举业，经常往来于上海、南京、北京之间，秉性豪爽，善与人交，挥金如土。我父亲对慈禧当权的清廷，甚为不满，认为军事、外交所以一败涂地，是由于国家贫弱，而要富国强兵，端赖振兴实业，因此在年过三十以后，即热心于垦殖及工业。他和南通名人刘一山、陈楚涛订金兰之盟，共同致力于盐垦，打算开荒植棉，兴办纺织厂。

我父亲平生仗义疏财，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1897年他在上海时，上海道抓到三个反日的台湾同胞，日本领事馆要求引渡。我父亲很同情那三个爱国志士，为了避人耳目，在妓院里约了几个朋友，其中有李平书（绅士）、施德之（医生）等，一起拼凑了10万两银子，送到上海道那里，买放了这三个台胞。三个台胞中只知一个人姓林。被放出来后，他们就登上英国船去了英国。抗战胜利后，我第一次去台湾时，听到说那位姓林的家住在台中。

1908年，我还不满9岁的时候，为了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商量盐垦事宜，父亲从上海去南京，坐的是日本商轮“大福丸”。船行经镇江，忽起大火，船长和我父亲相识，就把自己的救生圈拿出给了他。父亲拿到救生卷就往水里跳，另有几个人也跟着跳入水中，但是他的随从却没有和他一起跳。后来在镇江江边沙滩上找到我父亲和另外两个无名氏的尸首。家中一连接到由上海、南京和镇江发来的三封告知父亲不幸遇难的电报，记得当时我正在书院读书，消息传来后家人匆忙把我接回家中。我刚一进门，就听到一片哭声，才知道父亲已不幸去世（享年43岁）。

父亲突然逝世，家庭经济大成问题。我家那时的家景并不富裕，常要借债。父亲的脾气是，借钱给人从来不要借据，可是借人家钱一定出借据，而且每借必还。父亲逝世后，所欠的债由母亲出卖田产陆续偿还。以后伯叔等六人分了家，我们这一房经济困难，所有费用全靠变卖田产维持。当我从英国自费留学回来时，田产已变卖殆尽。

我母亲是清末文学家、思想家、诗人龚自珍之孙女，龚家与翁同



龢家也是世交。龚自珍字定庵，浙江省仁和县人。龚定庵的次子名陶字念匏，做过金山知县。我母亲是龚陶的独女，由翁家与曾任贵州巡抚的庞鸿书家介绍，和我父亲结了婚。

关于龚自珍，我想补充几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曾引用龚写的一首祭神诗，使这首诗在大陆广为流传，即：“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对龚自珍的诗文也特别爱好，曾经写过这样一首七言绝句，诗题“别好”：“江山代有才人出，胸次风云笔底驰；文艺生平两别好，石涛图画定庵诗。”《龚自珍全集》，时常放在我的案头，每年出外度假，也是随身携带。近年更访得一幅龚的手迹，挂在客厅正中。1988年去杭州，恰值杭州市园林局请我共同确定龚定庵居住在杭州的旧址。经与当地老住户交谈得知，目前尚存的一套清末旧宅并非龚所有，但确系龚宅左近，因此辟为龚定庵纪念馆，我为纪念馆题了字。

1927年10月8日，母亲突然中风去世，我当时在南京供职，闻讯赴沪奔丧，悲痛逾恒，撰有《先妣龚太夫人行述》一文，以资纪念。全文录后：

#### 先妣龚太夫人行述

先妣仁和龚氏，外曾祖定庵公，文名满海内。外祖念匏公世其学。先妣生而颖慧，幼从念匏公宦游四方，周知世务，年二十一归先孝召诵公。先考在日，急公好义，奔走南北，家事一委之先妣。宾祭之供，盐米之琐，昕宵龟勉，经理秩然。不幸先考中年弃养，先兄昌煦游学申江，以疾致夭。先妣既抱无穷之痛，复伤家嗣，精神怫郁，慈躬已不无耗损矣。然先妣洞明时事，恒以远志勸昌照，命留学英国。在外六年，举凡风土之习，旅学之资，所以切慈怀而顾念筹维者，心力且交瘁焉。昌照既毕业归国，先妣为娶嘉兴沈性元女士以为室，爱之如吾嫂吾姊。嫂为江阴周雅亭女士，未婚而遭先兄昌煦之丧，矢志柏舟，入家侍姑。姊慧中则适南汇卫友松君。先妣以婚嫁

粗毕，子妇承欢，慈怀稍豫。昌照数年前后赴绥远、察哈尔诸边地游历，关山万里，定省又疏，迨年服务首都，仍不克长依膝下。幸沪宁接轸，归省尚易。方冀吾母克享遐龄，优游岁月，略尽乌私，以报罔极之恩于万一，而孰知古人风木之痛，蓼莪之悲，竟丁于不孝之一身耶？呜呼痛哉！

先妣秉赋素强，先后育子女七人，四皆不育，迭更忧患，备极劬劳，晚年颇觉虚弱。去夏患痢甚剧，旋幸医愈，戒家人不令昌照知也。秋间体健如常。十月八日午后十时十五分，忽患中风，神色陡导。急迫医诊治，药石无及，竟于十时三十分长逝。昌照接电驰沪，已不及亲聆遗言矣。衔恤在疚，忽已一年，终大之恨，曷其有极。先妣明义达理，戚族中偶有争执，片言裁处，受者翕服。自奉俭约，而因人施与不少吝，远近被惠，群颂其慈。自疾起迄寿终，不逾一刻，毫无痛苦，知与不知，皆以为一生积善之报。惟昌照无怙无恃，愧然一身，生平志事，百不偿一，求所以稍慰吾亲在天之灵者，夙夜彷徨，诚不胜其鲜民之恻，而未知所处也。呜呼痛哉！略摭哀悃，伏维矜鉴。

不孝钱昌照泣述

## 第二节 幼年

我受启蒙教育比较早，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教我背诵一些五绝、七绝唐诗。母亲每教一句，我就跟着念一句，并不懂得是什么意思。五六岁时，母亲教我读《三字经》、《幼学琼林》等。我自从识字以后，看到什么书都喜欢翻阅。现在我还清楚记得，有一次曾祖母见我和长嫂一起玩时，笑着对我说：“叔嫂不亲授呀！”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多言惹是非”（两句都是《闺门女训》中的句子），引起了哄堂大笑。

1906年我七岁时，父亲从上海震旦大学请来一位姓庄的老师教我法文。所以要我学法文，是因为他认为贫弱的中国需要培养一批外交官，折冲樽俎。当时各国政府之间，签订条约都以法文为依据。我有一长兄名昌煦，比我大11岁，父亲把他送到上海震旦大学读书，同时也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外交人才，因此聘请精通法文的庄老师来家执教。父亲去世后，家里经济困难，只能辞去庄老师，我的法文也就没有读下去。

另外还请过孙翔仲老师教我中文。孙老师后来留学日本，专攻哲学，回国后曾主持过上海爱国女学。还有一位孙绍伯老师，教我书法，先临魏碑，然后临摹颜字、欧字。再就是一位姓陈的老师教我打少林拳，同时练掸腿、八段锦这些中国传统的武术。这对我身体的健康成长大有好处。

在家乡我上过一段小学。那时本乡办了两所小学：一所在鹿苑镇的西街，是我祖母主办的，离家近；一所在东街，是伯父耕玉主办的，离家较远。我和堂弟昌祚（伯父耕玉的儿子）进东街小学，那里有三位老师：周暴峰、王彦门和刘礼门。周暴峰老师在常熟一带颇有文名，教国文；王彦门老师教数理，刘礼门老师擅长学校管理。伯父耕玉在北京当官多年，为人古板。鹿苑镇这两所小学常常举行比赛，参加比赛的不限于两个小学的学生，由伯父耕玉出题看卷子，我和昌祚常常得奖。

在小学时，我已熟读《论语》、《孟子》，但不甚理解其真实意义，后来进入中学，才逐渐懂得一些。

### 第三节 中学时期

我在小学读了一年半，辛亥革命前一年（1910年）我11岁，考入

江阴县南菁中学，堂弟昌祚也一同考入。南菁中学校长胡羽人，是胡敦复的叔叔，办学认真、严格，学生都怕他。在南菁中学时，我更注意锻炼身体，参加过木球和台球比赛。我自觉臂力锻炼得不错，1912年，暑假考完，我和一位比我年纪大的同学比臂力。我好胜，终因年纪小，比不过，右臂受伤，动弹不得。暑假中，母亲带我到常熟县城请骨科医生治疗，经过两个多月，才得以痊愈。

在南菁中学我只读了一年多。1912年暑假后，和昌祚、昌猷、昌文三个堂兄弟离开家乡，去上海投考浦东中学，均被录取。这年我已13岁了。

浦东中学是由有名的建筑工人杨斯盛用一生的积蓄创办起来的。礼堂上高悬“勤”、“朴”两字。我进浦东中学的时候，杨斯盛已经过世。校长是朱叔源，校董有黄炎培、沈恩孚等人。我在浦东中学读了五年。那时的浦东中学与南洋中学齐名，是上海两所办得最好的中学。我和昌祚，以及另一名同乡王崇植入学考试成绩比较好，分在甲班。我的文科功课好些，昌祚理科好些，王崇植则文理两科都不错。王崇植以后留学美国，回国后参加张静江主持的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工作。抗日战争初期，我把他介绍给开滦煤矿总经理顾振。顾去世后，王继任为总经理，一直工作到解放。

昌祚在浦东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中国最早学航空工程的留学生之一，回国后参加国民党政府航空委员会工作。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办了好几所航空学校，都由蒋介石兼任校长，昌祚任教育长，实际负责。抗日战争胜利后，白崇禧当上国防部长，昌祚任该部第六厅（技术厅）厅长，解放前夕随白崇禧去台湾。可能是由于我在大陆的关系，蒋介石对他不放心，调他搞外汇管理工作。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在远东开会的时候，一般由他充任蒋介石政府的首席代表。两岸航空界旧人员，多数是他的学生。数年前，他去美国，取得长期居住证，现住美国洛杉矶，已不大能行动。他的子女均住在美国，长女文采和女婿周昌曾经回国，来看过我。中山大学曾聘周为名誉教授。

我在浦东中学读书时，校长朱叔源是同盟会会员，日本留学生，很有革命精神，坚决反对北洋军阀。他对我很好，介绍我认识黄炎培、沈恩孚、朱少屏、吴稚晖、钮永建等，我得到他们的帮助不少。

朱校长鼓励学生参加田径赛。他常对学生说：要革命，要报国，首先要把身体锻炼好。由于他的教导和鼓励，我对各项运动都发生兴趣，积极参加。1917年在扬州开江苏省运动会，浦东中学得学校冠军，我得个人第一。在学校足球队里，我是后卫。那时南洋中学有一位姓张的足球队员，外号“白兰地”；由于我对足球也有一手，同学们都称我为“小白兰地”。

朱校长为人和蔼可亲，我常到他家里去请教，这对我的思想极有帮助。他把中国的未来希望寄托在孙中山先生身上，常给我们讲一些孙先生领导革命的故事。那时我对革命的印象是模糊的，但对孙先生的学问与革命事业已有所认识。

浦东中学有几位老师，我对他们的印象比较深刻。

陈肇英，浦东中学体育教员，实际上是在搞革命工作，目的在于打倒北洋军阀。有一次他忽然不来上课了，过了几天，才知道上海道把他逮捕枪毙了。我们不少同学，痛哭流涕。有一天晚上我们把全校电灯熄灭，在自修室里点上蜡烛，开会追悼他。

孙宗弼，是位有名的“小学”家，与汪中齐名，精通《说文》，擅长诗词。他很喜欢我。我在浦东中学五年，中文试卷都是100分，这里有偏爱的成份。晚上孙老师经常找到他房间里为我讲解诗词。他教导我要少写律诗，律诗太拘束，要多写五言、七言绝句。填词方面他要我仿效苏东坡、辛弃疾。苏、辛词比较豪放。每次讲完，总要出个题目，要我做诗或填词，限定两三天内交卷。当我在浦东中学毕业时，孙老师要我为每个毕业同学题一首诗，我勉为其难。毕业同学纪念册载有这些诗，现在浦东中学图书馆里可能还找得到。孙老师还指导我，学书法先临魏碑，然后学颜、柳。1923年，我从英、美回国，立即到苏州去探望他。

沈励，南社有名诗人，是南社健将，也在浦东中学教中文。他写



的诗词内容大都涉及革命事业，企图用诗词来唤醒人民。那时报上发表太平天国人物的诗词，实际上不少出自沈老师的手笔。在诗词方面，我也得到沈老师的帮助。1927、1928两年，他和我同在国民党政府当秘书，我始终师事之。

朱庭祺，留美学生的前辈，在浦东中学教英文，其夫人胡彬夏有时来代课。浦东中学英文程度比较高，二、三年级就读《Robinson Crusoe》、《Vicar of Wakefield》、《Tales from Shakespeare》等书。朱、胡教书很严格，同学们对他们很敬畏，上课时，课堂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朱在抗日战争时期，任盐务稽核所所长，胡在文学方面相当有名，是胡敦复的妹妹。

吴玉麟，留美学生，在浦东中学教数学、物理，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我记得高等代数中有 Remainder Theorem，我考卷上误写为 Remember Theorem。吴一看就扣了我十分，并且对我说：“这样粗心是不行的。”使我受到比较深刻的教育。吴是相当有名的工程专家，后来在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戚墅堰电厂当厂长多年。

陆品琳，当时有名的足球大王，在浦东中学教体操和球类运动。我在中学喜欢运动，和他的教导有关。听他的话，我坚持跑步、练八段锦多年。

钱剑秋，学监，西江师范毕业，在上海相当有名。他对学生严慈兼顾，即像父亲，又像母亲。学生顽皮胡闹不行，他每晚都拿一个手电筒到各学生宿舍巡查。学生犯了错误，就叫去当面谴责，我们名之为“吃大菜”。通常他叫犯错误的学生到他房间单独谈话，不让别的学生知道。在我毕业的那一年，有个学生偷拿了别个同学的钱，钱学监指定三人进行调查，我是其中之一。我们查明了偷钱的人。钱剑秋把他叫去，对他说：这次可以宽恕，再犯就开除，并嘱咐我们三人不要公开说出去。钱老师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对学生爱护备至，学校有三间病房，供有急病的学生治疗休养。我病过一次，深感钱老师的温暖。

浦东中学的伙食费每月三元，比南洋中学、澄衷中学都差。学生穿着比较朴素，冬天棉衣外罩蓝布大褂，夏天白布衬衫短裤。



直到现在，我依然感到，中学的环境、风气、训练对于一个人德智体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

1918年6月，我在浦东中学毕业，暑假中报考唐山路矿学校本科。我刚考完就病了，医生说是伤寒，经过半年的治疗和休养，才恢复健康。我在家养病的时候，忽接吴稚晖来信，说他在唐山路矿学校教中文。信里说，虽然晚了半年，学校还可以收我。病好以后，我去唐山见吴稚晖。我对他说，我不打算进唐山学路矿了，想到英国去学经济。吴说：“很好，我的妻子儿女都在伦敦，你可和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起出国，这样可以省些路费，到巴黎后再转往伦敦。”1919年年初，我回上海向浦东中学朱校长请教。朱校长同意我在学校暂住，补习英文和数理化，作出国报考伦敦大学的准备。我住在礼堂后面的一个房间里，由王季梅老师为我补习英文，吴玉麟老师为我补习数理化，课余我带着一批比我年轻的学生搞体育运动。关于出国的事，朱校长要我去请教朱少屏（中国寰球学生会的主持人）。朱告诉我，下半年有一条船去法国，我可以参加勤工俭学团体出国。

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银元值钱，一英镑只值一块银元左右，家里卖了一些田送我出国。

#### 第四节 出国留学

1919年8月，我从上海动身。由于朱少屏的指点和帮助，出国以前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周到。和我同船出国的张峻，为人慢吞吞，不着急。船已启碇，他才来到码头，急急忙忙雇了一条小船赶上大船。这次同船的人多数是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如蔡畅、蔡和森、李富春、何长工等都在那条船上。船名“Eudre Labin”。我们这些学生没有正式铺位，遇到急风骤雨，临时到货舱去躲一躲。平时就在甲板上呆着。



船刚出吴淞口，就颠簸起来，许多人晕船、呕吐，不能进食。我和极少数几个人照常吃东西。船上的伙食很坏，给我们吃一种方形空心饼干，咬开一看，里面都是小虫。午饭、晚饭吃的都是牛肚子上的杂碎。同船的人极不满意，提出抗议。我们到了巴黎才发现，上海经手买船票的洪某在每人125元船费中贪污了25元。

我在船上丢了一个提包，里面有我在江苏省运动会获得的五六块金、银奖牌。查询结果，金谓船停西贡时，可能有小偷上船把它偷走了。

船过红海，又颠簸得很厉害，天气闷热得很，令人受不了。下雨时，我和几位不晕船的人，不愿意钻进货舱，仍在甲板上，用毯子顶在头上挡雨，大家唱歌，别有风味。双十国庆，在船上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庆祝会，我和曾琦筹还讲了话。从上海到马赛走了35天，上岸后住在兵营里，然后坐火车到巴黎。

过了两天，我就离开巴黎转往伦敦。和我一同去伦敦的，除了张峻外，还有一位姓马的，是吴稚暉的外甥。我们到了伦敦以后，由陈源带我们去吴稚暉家，陈吴两家是亲戚。吴妻是一位旧式老太太，不懂英文，一个人住在楼上，很少下楼，儿子在伦敦高级职业学校读书。我们会见了吴太太，致问候之意，并谈了一些吴稚暉在国内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以后我没有再去吴家。

我在伦敦住在 Balhan 的 Cavendish 路 147 号一位工人家里。这里原是丁西林的住处，他去巴黎了，我接着租住，一共两间房，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兼会客室。我就在这里准备入学考试。房东老太太对我很好。1945年10月，我从美国飞伦敦，还去看过这所房子，房子和环境依然如故，而房东老太太和他的子女早已迁往别处去了。

住定以后，晚上补习英文。老师是个演员，他用剧本做教材，有三四位学生一同学习。

陈源的英文比较好，曾在伦敦报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在送去发表之前请位写作相当好的老太太修改一下。我也曾写过三四千字的小说两篇，发表在《新时代》(New Age)杂志上。《新时代》是一份有名的杂志，它的主笔还约我去吃过一顿饭，给我不少鼓励。